

北宋理學「性與天道」 思想的淵源初探

李長遠著

二程先生書卷之三

謝顯道記憶平日語

鶩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既子思喫緊
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
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

切脉最可體仁

鄭軾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
是某與明道切脉時坐間有此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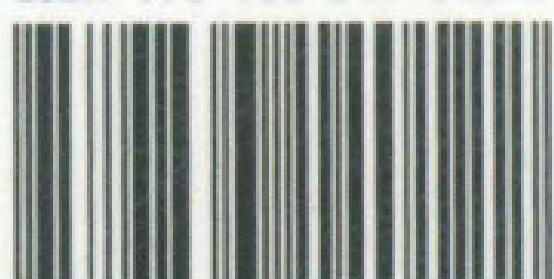
觀鷄雛

此可觀仁

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
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
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

文史哲學集成印行

ISBN 978-986-314-012-2



00614

9 789863 140122

北宋理學「性與天道」 思想的淵源初探

李長遠著

文史哲學集成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北宋理學「性與天道」思想的淵源初探 /

李長遠著. -- 初版--臺北市：

文史哲，民 101.2

頁;公分 (文史哲學集成；614)

參考書目：頁

ISBN 978-986-314-012-2 (平裝)

1. 理學 2.新儒學 3.北宋

125.1

101002700

文史哲學集成 614

北宋理學「性與天道」

思想的淵源初探

著 者：李 長 遠

出 版 者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<http://www.lapen.com.tw>

e-mail : lapen@ms74.hinet.net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

發 行 人：彭 正 雄

發 行 所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印 刷 者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
郵政劃撥帳號：一六一八〇一七五

電話 886-2-23511028 · 傳真 886-2-23965656

實價新臺幣四五〇元

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（2012）二月初版

著財權所有 · 侵權者必究

ISBN 978-986-314-012-2

00614

自序

閱讀歷史是一件愉快的事，思考歷史更使人神迷，也許就是這麼簡單的理由，才讓我毅然決然的把研究歷史當作一種志業。不過，就撰寫論文來說，其過程卻是辛苦而寂寞的。所以對於能出版這本書，我感到非常的開心。這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吳展良老師的鼓勵和推薦，因為有他的支持，我才對自己拙稚的作品有點信心。

在台大歷史系十多年的求學日子裡，真正對思想史有興趣是非常早的事。從剛進大學開始，就非常喜歡錢穆和余英時先生的著作，特別是他們對中國學術思想史的闡述和辨析。不過當時我讀得很慢，對其中的精微處，也並非能夠完全掌握。但他們的書還是開啟了我的視野，以及對於思想史研究的執著。總聽人說研究思想史的人，頭腦要特別好，思辨能力要強。但我自知不夠聰明，卻還是一頭栽進這個領域裡，或許這只證明了我對思想史有種一往無前的熱情吧！

決定投入宋代思想史的研究，是我升上碩二的事。後來爲了了解宋代「新儒學」的起源問題，我又往前溯，開始關注到中古時期的思想問題。這時，陳弱水老師的研究給了我很大的啓發，於是花了很長的時間閱讀佛、道兩家的作品。這一方面深化了我對於宋代思想的理解，另一方面也逐漸確立了本書的主題。回顧從一開始到文稿的完成，我發現準備工作比真正撰寫所費的時間還長，但這樣的奠基很值得，讓我對中國傳統思想的掌握能夠更加精確。

2 北宋理學「性與天道」思想的淵源初探

本書是由我的碩士論文修改而成，使用「觀念史」的做法，對北宋「理學」或「新儒學」的思想進行溯源的工作。「性與天道」是理學中的核心概念，而且關涉到宇宙論和心性論兩大課題，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，我一直將論述的線索集中在「心性」與「天道」的連結上，以免失焦或超出我所能涵攝的範圍。對於佛、道思想的討論，我也盡可能找尋與主題相關的材料，避免陷入佛、道義理的淵海。直到完成論文，升上了博士班，我對於書中所牽涉到的許多問題，仍覺得尚未完全解決，還有推進的空間。但由於史料的缺乏，以及我個人能力的不足，遲遲未能有大幅度的改動。從 2005 年到現在，我更加關注唐宋之際思想文化變遷的問題，對於這本書由觀念探索的方式，有了不同的想法。如果要進一步釐清相關的問題，或許必須另起爐灶，而那將會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研究架構。慶幸的是，新近的研究印證了我的一些觀察，對於道教在唐宋思想史中的位置也給予了更多的關注，這讓我相信這本書仍舊有研究上的參考價值。於是，在微幅的修訂，並參考近來的研究成果，做了一些補充之後，決定將它出版。

本篇論文的完成，首先要感謝吳展良老師的悉心指導，在寫作的過程中為我提挈許多核心的觀念，澄清思想上的疑難。擔任口試委員的陳弱水老師與李豐楙老師，也給了我不少專業的修訂意見，讓我了解到學無止境，必須更拓寬自己研究的視角，方能深造有得。最後，要謝謝我的父母家人，他們給予我最大的支持，包容我對於歷史研究的任性追尋。本書疏漏之處在所難免，尚請前輩學者專家不吝批評指正。

2012 年 2 月 李長遠於台大圖書館研究室

北宋理學「性與天道」

思想的淵源初探

目 次

自序	1
第一章 緒論	5
第二章 中唐儒家復興在思想史上的意義 — 以「性與天道」思想為中心的再檢討	31
第一節 韓愈、柳宗元和劉禹錫於「天人關係」問題的論爭及人性論的思考	32
第二節 李翱的〈復性書〉和《論語筆解》的討論	58
第三節 小結	66
第三章 北宋前期的儒家思想	69
第一節 北宋初年的政治環境與儒學復興的關係	71
第二節 北宋前期儒家士大夫的「天人關係」思想	83
第三節 北宋前期儒家士大夫的人性論	96
第四節 小結	108
第四章 唐中葉以前的道教思想 — 兼論其與佛教思想的交涉	113

4 北宋理學「性與天道」思想的淵源初探

第一節	南北朝以前道教之「道」、「性」 兩個觀念的關係考察	114
第二節	唐初「道性」觀念的流行與道教 世界觀的轉變	137
第三節	道教思想在玄宗朝的演進 — 以司馬承 禎和吳筠爲例	164
第四節	小 結	178
第五章	唐中葉至宋初的道教思想	183
第一節	《黃帝陰符經》的注解與 《周易參同契》的流行	184
第二節	唐中葉至宋初的外丹思想 — 以宇宙原理爲線索的討論	196
第三節	晚唐以降的內丹思想 — 「性」和 「天道」的關係	216
第四節	小 結	227
第六章	北宋理學家的思想	231
第一節	周敦頤的「性與天道」思想及其淵源	232
第二節	邵雍的「觀物」思想及其成聖意識	247
第三節	張載「性與天道」思想的特質	262
第四節	二程在「性與天道」問題上的討論	277
第五節	小 結	282
第七章	結 論	289
參考書目		295

第一章 緒論

—

宋代新儒學的興起，向來是個極受關注的學術課題，而且焦點多半集中在「理學」的思想上。「新儒學」一詞的使用，因為英文譯名「Neo-Confucianism」的關係，曾在英文學界中產生過不小的爭議。¹本篇論文不想涉入相關名詞的討論，之所以在一開始就標舉「宋代新儒學」，主要是想指出宋代儒學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，曾經創造出相當豐富的內涵，而且是開啓近世儒學傳統的源頭。相較於漢唐之際相對沈寂的儒學而言，也可說得上是一次儒學的復興。所以將宋代以降頗具特色的儒學稱為「新儒學」，並非不可。特別是

1 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，可以參見：Jo-shui Chen, *Liu Tsung-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, 773-819* (Cambridge;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2), P.1-3; Peter K. Bol, "This culture of ours": *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* (Stanford, Calif.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2), P.27-31; Hoyt Tillman, "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: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-Confucianism and Tao-hsueh", *Philosophy East and West*, 42: 3 (1992), P.455-474; Wm. Theodore de Bary, "The Uses of Neo-Confucianism: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Tillman", *Philosophy East and West*, 43: 3 (1993), P.541-555; 吾妻重二，〈美國的宋代思想研究〉(原載《關西大學文學論集》46: 1, 1996)，收入田浩(Hoyt Tillman)編，《宋代思想史論》(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3)，頁7-29。

6 北宋理學「性與天道」思想的淵源初探

在北宋新儒學形成的初始階段，有一批儒者逐漸發展出一套「天道性命」之學，他們在宋儒中別具一格，以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（modes of thinking）重新闡釋儒學傳統，後世一般稱之為「道學」或「理學」。²我們可以將「理學」視為宋代新儒學的一個思想學派，卻不能化約的就以「理學」代表整個宋儒的學問。³

所謂「獨特的思維方式」，表現在思想上就展現出不一樣的關懷和興趣，《宋史》的編撰者於〈儒林〉、〈文苑〉之外別立〈道學傳〉，並非無因。理學家討論的課題一般牽涉到天道、理、氣、心、性等等的觀念，而這些觀念的形成自然有其淵源和目的。作為北宋儒學復興的一個支脈，他們特別在宇宙觀和心性理論上有所建樹，這可能是在佛、道兩

2 一般而言，「道學」和「理學」二詞都是用來指稱宋儒中較多地談論「天道性命」之學的一支，兩者之間並沒有很嚴格的區分，學界也常是二詞交互使用。本文則以內容配合主題的原則，多使用「理學」一詞。至於相關名稱的檢討，可參考：馮友蘭，〈略論道學的特點、名稱和性質〉，收入中國哲學史學會、浙江省社會科學研究所編，《論宋明理學：宋明理學討論會論文集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3），頁48-52；田浩，〈儒學研究的一個新指向：新儒學與道學之間差異的檢討〉，收在田浩所編的《宋代思想史論》，頁77-97。

3 由於大部分宋代思想的研究者，將焦點都放在理學或道學身上，以致逐漸使人產生了一種刻板的印象，以為宋代的學術只有理學，其他學派則相形遜色。這個觀念也受到一般哲學史論著的加強。於是宋史學者提出辨析，認為應該以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待「宋學」。宋學的多樣性可以包涵理學，而理學則僅僅是宋學的一個支派。參看鄧廣銘，〈略談宋學〉（原載《宋史研究論文集》1984年版），收在氏著《鄧廣銘治史叢稿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163-176。漆俠繼承這個看法，發表了〈宋學的發展和演變〉（原載《文史哲》1995年第1期），收在氏著，《探知集》（保定：河北大學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1-46。後來更擴充成《宋學的發展和演變》（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2）一書，企圖重新書寫宋代學術思想的整體面貌。

家思想興盛的背景底下，意欲建立起新的世界觀及奪回「內聖」領域之發言權的一種自覺。

本篇論文主要以北宋理學的「性與天道」思想為中心，探討它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底下形成的？又可能接受了哪些思想的資源？這裏的「北宋理學」，大致上限定在所謂「北宋五子」的思想，即周敦頤、邵雍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五人。當然，就「性與天道」的思想內涵來看，每個人之間仍然會有所差異，但有一個共同的思想趨向卻是非常清楚的，那就是出現了「成為聖人」的意識。「聖人」是德性或人格完美之人的代稱。理學家相信，每個人生來皆有成為聖人之可能，只要經過內在心性的修養，即所謂「內聖」的心靈、德性之完美純化，即可以達到「聖人」的境界。這個境界在理學家看來，即是合乎「天」的，也就是傳統所謂的「天人合一」。

在北宋理學家的思想當中，「成聖」的意識幾乎與「性與天道」的思想是不可分離的。〈中庸〉云：「天命之謂性」。理學家建構了一個宇宙的體系，說明人皆由此一天地所蘊育，故人本性之源頭即是「天」（天地自然），人性原來與「天」是不相違異的。因此，只要人能夠自覺的修養己性，久而久之，便能與天合一，達致聖人境界。由這可以看得出來，理學家對個人成聖的信念，背後有一個宇宙的理論作為支撐；而他們理想的聖人，也是能夠符應於天道的生命過程。本文乃企圖經由理學「性與天道」的思想，亦即宇宙觀和心性論互融的這一思想聯結，來追尋可能對理學的興起產生過影響的思想來源。

理學的興起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一件關鍵性的大事，陳寅恪在〈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下冊審查報告〉一文中便說：

8 北宋理學「性與天道」思想的淵源初探

「中國自秦以後，迄於今日，其思想之演變歷程，至繁至久。要之，祇爲一大事因緣，即新儒學之產生，及其傳衍而已」。⁴這裏的「新儒學」一詞，就馮友蘭書中所陳述的內容來看，當即是本文所說的「理學」。陳氏的說法雖有過分強調的意味，但理學作爲一個新的思想學派，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卻是毋庸置疑的。宋代儒學的重振和思想面貌的革新，特別是理學的出現，向來被學界認爲並不完全肇端於儒家內部，或者純然只是一個「復古」和「復興」的結果，而是融合了儒、釋、道三家的思想而成的新結晶。

其實關於北宋理學思想頗有佛、道淵源的看法，早已是思想史上的共識。馮友蘭在他的《中國哲學史》裏頭即認爲，「道學」的出現乃是儒、釋、道三家思想匯歸融合的結果。⁵陳寅恪在爲馮氏的《中國哲學史》所寫的〈審查報告〉中也說到：「凡新儒家之學說，幾無不有道教，或與道教有關之佛教爲之先導」。⁶在影響理學思想的關鍵上，陳氏似乎更側重道教方面的因素，這點意見是很值得注意的。後來勞思光的《中國哲學史》同樣認爲，北宋理學思想的形成，主要根源於唐宋儒、釋、道三家思想趨勢的交互激盪。他特別點出了道教的內丹派、佛教的禪宗以及韓愈、李翱對儒學復興之新嘗試的三個主要脈絡。⁷

4 陳寅恪，〈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下冊審查報告〉，收入《金明館叢稿二編》（北京：三聯，2001），頁282-285。

5 馮友蘭，《中國哲學史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44增訂初版，1993增訂台一版）。關於理學的興起，及理學中所包涵的釋、道兩家的思想成分，馮氏有專闢一章的討論，詳見該書，頁800-819。

6 陳寅恪，〈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下冊審查報告〉，頁284。

7 勞思光，《中國哲學史》（台北：三民，1981），頁15-35。

在這個問題意識之下，學界專門研究探討理學之形成與其思想源流的作品非常多。有的從儒學史本身的演變脈絡來追尋，這大體上繼承了《宋元學案》的說法，以宋初三先生作為「有開之必先」，而後隨著儒學的深化，逐漸觸及到心性義理之精微。⁸支持這個觀點的說法是把理學視作宋代儒學的一個階段，很大程度上強調儒學本身的自我轉化，但並不否認在理學形成的過程中（也是儒學深化的過程），曾由佛、道兩家吸收了思想上的資源。錢穆先生的《宋明理學概述》即是將北宋儒學分為「初期宋學」與「中期宋學」，對於「宋學」之興起，亦以宋初三先生為始。⁹但他將王安石、司馬光乃至蘇學都劃入「初期宋學」的範圍（這些人的活動年代與「北宋五子」皆大約同時，或年紀稍輕），專以理學作為「中期宋學」之代表，顯示理學家在思想意態上確實有別於其他宋儒。就錢先生的意見看來，中期宋學對政治、文章的興趣轉少，整體學術展現出精微有餘，博大轉遜的氣象。換句話說，錢先生從北宋儒學史的脈絡來剖析，主張理學應當是儒學演進的一個階段，而且是思想上轉入精微的一個發展結果。這個看法獲得不少研究者的追從，他們同樣從儒學思想逐漸深化的階段論來省思理學的成因。¹⁰

8 《宋元學案》開始即先安定與泰山學案，後來於濂溪學案中黃百家有案語云：「孔、孟而後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，性道微言之絕久矣。元公崛起，二程嗣之，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，聖學大昌。故安定、徂徠卓乎有儒者之矩范，然僅可謂有開之必先。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，端數元公之破暗也」。參閱《宋元學案》（台北：世界，1991），頁284。

9 錢穆，《宋明理學概述》（台北：學生，1977）。可參閱簡論部分，頁30-32。

10 這類的研究可以陳植鐸的《北宋文化史述論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2）和徐洪興的《思想的轉型——理學發生過程研究》（上

10 北宋理學「性與天道」思想的淵源初探

近期余英時先生的大作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，對北宋儒學的發展分析，大體上也是循著這種演變的進程。¹¹余先生將儒學置於宋代政治文化的脈絡之中，主張「重建秩序」是北宋儒學的主線，從宋初古文運動、王安石的新學、一直到理學都莫能自外。理學也被看作宋代儒學整體動向的一個部分或一個階段。而余先生特別強調的是，宋代儒學既以「重建秩序」為其最主要的關懷，於是從古文運動、王安石改革運動到理學的形成，都聚焦在「外王」的實踐上，理學家並不會因發展「內聖」之學而放棄了「外王」的理想，反而其「內聖」之學是為了「外王」的重建人間秩序而發展的。也就是說，儒家思想的重點只是從前期的「外王」單線進程轉入後期「外王」與「內聖」並重的階段。余先生這一政治文化的分析，觸及到兩個我們相當關心的問題：一者是宋初佛學對儒家在發展「內聖」之學的過程中，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；其次則是北宋最先確立「外王」和「內聖」兼重的儒家，乃是王安石的新學，理學則是後起之秀。¹²故大略言之，北

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6）二書作為代表。前者的論述廣及宋代的政治制度、學術風氣、科舉、教育等等的發展，提供儒學發展的外部脈絡的全貌，進而從內部脈絡的角度指出，宋儒如何從疑經議古確立了義理之學的特色，並漸次發展出深談性理之學的「理學」。陳氏的史料功夫紮實，確能鋪展出一個演進的軌跡，而且並沒有忽略佛老方面的思想影響，照顧全面，與本文的論述詳略互見，值得參考。徐氏的著作則依循著《宋元學案》的典範而來，故特重討論宋初三先生、范仲淹和歐陽修的學術內涵，以其為前理學時代的先驅學者。他同樣認為北宋儒學有從義理之學向性理之學的演進發展，但並沒有太多的涉及佛、道方面的討論。

11 余英時，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，（台北：允晨文化，2003）。〈緒說〉部分對於北宋儒學發展的進程有系統性的描述，見頁 28-251。

12 但最早注意到王安石在「道德性命」之學上的成就，並先於理學而開

宋儒學呈現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，這其中王安石首先進入「內聖」的領域，並與「外王」建立起聯繫，但由於王安石受佛學影響頗深，理學家認為他的「內聖」說法只是假借於釋氏而來，故欲更進一步發展儒家本身原有的「內聖」之學。這一層轉進一層的階段論述，清楚呈現出理學發生、發芽的整個演變脈絡。但余先生仍然留下一個問題有待處理，即理學家在分別面對佛學與王安石新學的情境之下，是如何建立起理學的思想體系的？特別是當集中在論述理學家思想內涵的政治理想和秩序結構時，對於其宇宙觀之特性及成聖意識的特殊性格，反而未予以注意。故基於研究面向的不同，本文乃希望能夠填補這一空白。

除此之外，分別就佛教或道家（教）曾經對理學思想產生過影響的考索研究相當豐富。熊琬先生的《宋代理學與佛學之探討》一書是最早較全面的來探究佛學思想對宋代理學之影響的著作。¹³其討論的焦點雖然集中在朱子思想與佛學的關係，但也兼及佛教思想對北宋理學家的影響。他認為理學的「理」、「氣」二分，或者「天地之性」與「氣質之性」的劃判，都帶有佛學「理」、「事」法界的痕跡，而「理」、「氣」不離不雜的觀念，恰是華嚴宗「理事無礙法界」的圓融說法。於是，理學「理一分殊」的講法也成了「法界」觀中「一多互攝」、「月映萬川」的翻版。這個意見普遍為學

北宋儒家探究「內聖」問題之風氣者，是鄧廣銘先生的論文〈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學派中的地位〉（原載《北京大學學報》1991年第2期），收入《鄧廣銘治史叢稿》，頁177-192。

¹³ 熊琬，《宋代理學與佛學之探討》（台北：文津，1985）。其對周、張、二程受佛教思想影響的論述，集中在第二章的前四節。

12 北宋理學「性與天道」思想的淵源初探

界所接受，故形成了佛教和理學擁有相似的世界觀的看法。¹⁴但事實上，華嚴宗的法界說是為了說明緣起與實相之間的關係，它觀念的基礎仍以世界非實有，更未嘗有一種氣化流行和生命理則的思維。因此，這個論點仍過於簡單，並無法完全的解釋理學為何使用陰陽五行、形氣造化等等的概念，以及他們如何在一氣化成的宇宙和人性之間，構築起凡、聖的橋樑。

當然，除了佛學以外，理學家的宇宙理論也特別容易讓人聯想到道家、道教方面的思想淵源。尤其是早期的周敦頤和邵雍兩人，道家方面的色彩濃厚，對於他們受到道家（教）方外思想影響的討論自然也多。¹⁵張、程等人在思想內容上雖然與周、邵有所差異，但仍擁有不少的共通點。就援引《易》理、暢談陰陽氣化、以及關注天地萬物之生命理則而言，他們的思想興趣是相近的。不過，目前追溯道家、道教對理學思想所產生之影響的研究，仍以單篇論文為主，課題廣及各種面向。從目前側重一些思想家個人與方外關係的研究看來，道教思想與理學之間交流互動問題的研究，尚處在初步

14 同樣的意見還可參考：熊琬，〈周濂溪「太極圖說」與佛學〉，《中華學苑》，卷 28（1983），頁 161-180；周晉，《二程與佛教》（高雄：佛光山文教基金會，2001），頁 34-39；陳遠寧，《中國佛教與宋明理學》（長沙：湖南人民，2002），頁 111-131。

15 舉凡容肇祖，〈周敦頤與道教〉，收入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 5 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92），頁 262-275；陳少峰，〈周敦頤《易》學的道家思想淵源〉，收入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 12 輯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8），頁 423-431；余敦康，〈論邵雍的物理之學與性命之學〉，收入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 11 輯（1997），頁 201-222；黃敏浩，〈邵雍《觀物內外篇》的道家思想〉，收在陳鼓應、馮達文主編，《道家與道教：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廣州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 445-463。

的階段。¹⁶而就理學共通的核心觀念所進行的追溯探討，則論述尙少。¹⁷近期有陳少峰的《宋明理學與道家哲學》的專書出版，其追索理學之道家源流從先秦以降皆所引述，相對的於唐代以降道教方面的思想發展，其關注則略嫌不足。¹⁸但就我們所知，理學的宇宙觀頗有得之於晚唐內、外丹學者，故似乎不宜忽視這一當代的思想源流。¹⁹

以上的研究成果一方面突顯了佛、道兩家對理學曾經產生過影響的事實，另一方面則提供我們檢討如何來追尋理學之思想淵源的空間。本文以理學的「性與天道」思想作為主脈絡來探究其形成的思想源流，就是嘗試從理學的一個主要觀念結構所進行的考察和分析。「性與天道」的思想不僅是北宋理學相當重要的一個學術課題，以其為思想溯源的切入點，還可以分辨許多因引用西方的概念語言來分析理學所造成的混淆，以及在中國儒、釋、道三家的思想脈絡中，找尋到彼此之間清楚而實在的溝通和關聯性。以下我將試著揭示採取此一研究取徑的動機。

16 專門論文尙有如馮達文，〈程朱理學與老學〉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6輯（1995），頁265-283；陳少峰，〈程頤易學和道家哲學〉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12輯（1998），頁453-465；蔡方鹿，〈道、玄與二程理學〉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10輯，頁327-335。此外，專書的論述也具此一傾向，如李仁群、程梅花、夏當英著，《道家與中國哲學》（北京：人民，2004）宋代卷。

17 李大華曾有〈北宋理學與唐代道教〉一文，是專就兩者主要的思想特質所作的比較研究。載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8輯，頁310-321。此外，近年來道教重玄學的研究新起，已有學者針對唐初重玄學和理學的思想關係提出了新見解，如崔珍哲，〈重玄學與宋明理學〉，載《世界宗教研究》，2000年第4期，頁65-70。

18 陳少峰，《宋明理學與道家哲學》（上海：上海文化，2001）。

19 前引馮友蘭和勞思光的《中國哲學史》，皆曾注意到這點，但對於丹道影響理學之深度與廣度的諸多問題，則仍有待發之覆。